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
WORLD CLASSICS


果戈理
短篇小说选

[俄] 果戈理 / 著

杨衍松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选

果戈理
短篇小说选

杨衍松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果戈里短篇小说选

杨衍松 译

责任编辑：丁放鸣 康曼敏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北京市通州宏飞印刷厂印刷

*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第 3 次印刷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5

字数：301,000 印数：29,001—31,000

豪华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327—1}}{\text{I·1063}}$ 定价：80.00 元

果戈理——俄国散文之父

(译 序)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1809—1852)，是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奠基人。1809 年 4 月 1 日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钦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爱好绘画，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1821 年至 1828 年，他就读于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较早就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日益窘迫。1828 年，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才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理想的梦幻中渐渐觉醒过来，透过京城那富丽堂皇的外表，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

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 年至 1832 年间，年仅 22 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

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寻常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4年秋，果戈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职，一年多以后即弃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1836年6月，在《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声中，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决定到国外去治病。此后来来去去，多在国外，少在故土。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死魂灵》的第一部终于在1842年问世。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极大地震撼了整个的俄罗斯。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

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里在极度的苦闷中将先后两次写成的《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也先后两度付之一炬，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他在20年的创作生涯中，以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宝库，成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在他的创作影响下，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罗夫、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所以，果戈理被誉为“俄国散文之父”是理所当然的。

《果戈理短篇小说选》共收入作品11篇，是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即《彼得堡故事》）中精选出来的。《索罗钦集市》（1831）、《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1831）、《圣诞节前夜》（1832）、《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1832）分别选自《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部与第二部；《旧式地主》（1835）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4）是《密尔格拉德》小说集中的名篇；而《涅瓦大街》（1835）、《鼻子》（1836）、《画像》（1842）、《外套》（1842）则合成一组描写京城生活的《彼得堡故事》；只有《马车》（1836）是单独成篇的。

如果说《索罗钦集市》是一幅乌克兰人民生活的色彩绚丽的风情画，那么《五月之夜（或：女落水鬼）》便是一首青春恋情的热情的赞歌。它们充满了对乌克兰人民和山川景色的诗意的素描，

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泥土的芳香。《圣诞节前夜》把一个普通的农村铁匠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冲破了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感伤主义文学的藩篱，从而开一代平民文学之先河。不过作家对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化和对宗教的赞美，则反映了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她的姨妈》不再说神魔鬼的故事，而是深刻揭露地主生活的猥琐和无聊、批判宗法农奴制的腐朽和没落的佳作，标志着作家的创作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折。

《旧式地主》刻画了一对地主夫妇的寄生生活。几十年来，他们吃了睡，睡了吃，然后自古皆然地死去。作者在深刻批判他们的同时，又寄予一缕痛惜之情，可说是对于宗法式地主制度没落的忧伤的挽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的是两个比邻而居、交谊甚笃的地主，居然为了一句骂人的话，彼此成了冤家对头，打了一辈子的官司，无情地揭示了农奴制地主的社会寄生性和精神畸形性。

《涅瓦大街》撕开了彼得堡灯红酒绿、珠光宝气的外表，暴露了社会生活的残酷的现实：心地善良、满怀抱负的画家皮斯卡略夫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因幻想破灭而自戕；而玩世不恭、趋炎附势的皮罗戈夫中尉却随心所欲，甚至官运亨通，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定然会想到世道多么的不公！《鼻子》借一个鼻子丢失的怪诞故事讽刺了一个官场小吏柯瓦廖夫投机钻营、日夜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五行劣迹，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派荒诞手法的端倪。《画像》讲述了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在金钱的腐蚀下堕落的故事，可是作家却在小说的后一部分宣扬以宗教赎罪和神秘主义作为拯救灵魂的良方，其中充满了抽象的议论和说教，应该说是艺术上的败笔。《外套》是为被污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的一份抗议书，它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

的又一佳作。而《马车》则在题材上多少有别于上述各篇作品，只是把一个惯于吹牛的地主的愚蠢、虚荣、浅薄、卑劣的天性展示出来，尽情地嘲笑了一番。

人们常说，果戈理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中最有魅力的，同时又是最难捉摸的作家之一。的确如此。果戈理的创作是一座广博精深的艺术宝库。

他的作品贯串着一种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给予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但嘲笑之中总透出一种温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泪水。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

他的作品常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之法，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这是他用神奇笔法精心勾勒的结果。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在果戈理的笔下，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一个个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作家以漫画的手法加以夸饰，赋以变形，抒言外之情，寓褒贬之意。这种夸饰之法是构成果戈理作品讽刺幽默风格的重要手段。

他的作品艺术手法十分繁富，璀璨多姿。在他的小说中，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偶而有过于放纵或迷醉之虞），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刻画性格，深化主题。他描画人物的鼻子或嘴唇生得怎样，一笔就画全了，而且非常细腻突出。

他的作品文体别具一格，语言丰富而华丽，极度的流畅和

接近自然。他的文笔富有节奏和音乐感，音调明快激越而余音不绝，同时又色调绚丽多彩而富有变化。诚如别林斯基所说：“果戈里不是在写，而是在描画；他的描写洋溢着现实的生动的色彩。你能看见并且听见它们。”无怪乎有人称他为“语言的画家”。

记得著名的翻译家蒂里特(Tyrwitt)说过：“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选词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韵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这“文、人、情、声”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翻译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而果戈理的创作广阔博杂，风格又独树一帜，要用另一国文字准确传神地再现其风貌，真是难上加难。

然而在我国，从20年代之初起，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贺启明、满涛等文学大师或著名译家就为介绍、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作品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和可贵的贡献。他们功不可没。特别是鲁迅先生以独具的慧眼，极力推崇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并亲自翻译了《鼻子》、《死魂灵》等作品。解放后，翻译和研究果戈理的创作则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而卓有成效者当推著名翻译家满涛先生。

现在出版的这个选本是一次重译的尝试。重译，或者说复译，对于已有的译本总会有所借鉴和继承，吸取其优长，同时又根据不同的领悟而作必要的修订和新的诠释，并改正一些不慎造成的误译。不同的译者在语句的分合、态度的褒贬、感情的浓淡、语气的轻重、用语的雅俗、风格的远近等方面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有了不同译本的比较和对照，我们才有可能逐步逼近原著，争取成为一种比较近于完备的译本。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只要有读者，不妨多出版几种译本，可以促进出版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

退乱译而已，即使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才接受了重译这个选本的任务。我的主观愿望是力求完整而准确地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貌，究竟做到何种地步，有待于广大读者和行家们批评指正。

译 者

1994年夏于长沙

目 录

果戈理——俄国散文之父（译序）	1
索罗钦集市	1
五月之夜（女落水鬼）	35
圣诞节前夜	69
伊凡·费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	119
旧式地主	148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173
涅瓦大街	226
鼻 子	263
画 像	291
外 套	345
马 车	375

索罗钦集市

—

房舍里烦闷难挨，
啊，快带我走出家门，
满村里热热闹闹，
姑娘们翩翩起舞，
小伙子尽情逗乐。^①

——录自古老的传奇故事

小俄罗斯^②的夏日多么醉人，多么美好！晌午在一片静谧和暑热之中闪着异彩，广袤无垠的蓝天伸开色迷迷的穹窿俯身拥着大地，似乎已甜然入睡，把一个美人儿紧搂在轻盈的怀抱里，沉浸在怡然的愉悦之中，——这个时刻天气热烘烘的，令人困倦！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田野里寂然无声。万物似乎都已死寂；唯有在空中，在高远的苍穹里，一只云雀在颤声歌唱，于是银铃般的歌声便顺着气流层，撒向深情的大地，间或有一声鸥鸟的叫声或

① 原文为乌克兰语——译者注。

② 旧时对乌克兰的称呼。

是鹤鹑的嘹亮的鸣叫在草原回荡。一株株高耸云天的橡树，犹如闲游的旅人，懒懒洋洋、无忧无虑地伫立着，一束束耀眼的阳光照亮着簇簇绚丽多彩的树叶，又将昏黑如夜的阴影遮盖在别的叶子上，只有当疾风劲吹之时，才会从阴影里突然跳出一缕金光来。一些体轻如烟的昆虫宛如五颜六色的宝石似的，纷纷撒落在五彩缤纷的果园里，那里荫覆着体态端庄的向日葵。一个个干草垛和一堆堆金黄的麦捆就像野营宿处似的遍布田野，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伸展开去。樱桃、李子、苹果、梨树的枝桠挂满了累累果实，压弯了腰；天空湛蓝，它那明净的镜子——河水装嵌在碧绿而傲然隆起的框子^①里……小俄罗斯的夏天充满着多少愉悦和惬意！

18……18……年炎热的8月，有一天也是这么令人惬意的日子。对了，那是大约30年前的一个日子，在离开索罗钦小镇10俄里^②左右的一条大道上，挤满了从周围和远处村子里去赶集的人们。从大清早起，盐粮贩子^③便赶着满载着盐和鱼的牛车接连不断地鱼贯而行。裹着干草、堆成小山似的瓦罐慢慢吞吞地移动着，厌倦于这样被幽禁和不见天日的处境；一只彩绘鲜艳的瓦盆或者陶缸偶而从货车上高高围着的栅篱里故意露出脸来，炫耀一番，引来那些崇尚奢侈的人的艳羡目光。来来往往的路人不时羡慕地望望那个高个子的陶器客商——拥有贵重商品的货主，他跟在自己的货物后面缓步走着，细心地用那令人厌恶的干草去遮掩那些粘土制成的俊男与娇女^④。

两头筋疲力尽的犍牛勉强地拖拉着一辆货车，上面堆满了麻袋、绳索、布匹和各种日用杂物，在路边孤零零地走着，一个身

① 此处喻指河岸。

②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③ 旧时乌克兰农民用牛车往克里米亚贩运粮食和农产品，回来时贩运盐和鱼。

④ 此处指各种陶器用品。

穿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脏兮兮的亚麻布灯笼裤的车主在车后艰难地行进。他懒懒洋洋地用手揩拭着从黝黑的脸上以及从长长的八字胡上滚落的豆大汗珠，而他那八字胡是被不讲情面的“理发匠”扑过粉的。几千年来，这个“理发匠”总是不请自来，不问对方美丑，总是硬给所有的人都扑上粉^①。车主的身旁走着一匹拴在货车上的母马，它那副恭顺的模样表明已到了垂暮之年。许多迎面走来的人，特别是年轻小伙子，走到我们这位庄稼汉跟前，都要抬起帽子，亲切问好。然而，他们这么做并非看在他那银白的胡须和庄重的步履的份儿上，只要抬头往上望一眼，就可以明白人们之所以敬重的缘由：货车上端坐着一位十分标致的小姐，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小脸蛋，一对明亮的褐色眼睛，一双挑起的黑色柳眉，两片樱唇含着天真无邪的微笑，系在发间的红蓝发带与长长的发辫、一束野花相映成趣，犹如一顶华贵的王冠安放在她那可爱的小脑袋上。似乎四周的一切都使她着迷；她觉得一切都那么奇妙、新鲜……那双明眸不停地东张西望。怎么能不好好地开开心呢！这还是头一回来赶集呀！十八岁的少女头一回到集市上来！……可是来往的路人，有谁知道她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求得父亲同意带她来呢。本来嘛，父亲早就乐意带她出来，可是狠心的后娘却乖巧地把父亲捏在手心里，就像他拽着这匹老母马的缰绳一样：它在多年的使役之后终于被拉到集市来出卖了。那可是个挺不安份的娘们……我们倒也忘了：她此刻正坐在货车顶上，身穿一件漂亮的绿毛线外衣，仿佛是在银鼠皮上又缝了一些小尾饰，只不过是换成了红色的而已^②。下面穿着一条像棋盘似的十分花

① 此处“理发匠扑粉”是喻指风把灰尘刮到人们的脸上。

② 俄国沙皇常穿银皮的大氅，往往缝上一些黑色的小尾饰。

哨的华丽裙子，头戴一顶印花布做的彩帽，使她那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平添一种特别的傲慢神色，从这张脸上不时摆出一副令人不快的粗野的表情，让人见了便会赶紧把不安的目光移开，去看她的女儿那张逗人喜爱的脸儿。

我们的赶集人已经看到普肖尔河了；远处吹拂来的阵阵凉意，在熬过一阵令人难受、耗人精力的暑热之后，尤其使人感觉分明。草场上疏疏落落地耸立着黑杨、白桦和白杨树丛，透过那深深浅浅的绿叶闪烁着火红色的、带有凉意的光点，美丽的河水特意地袒露着它那银光闪闪的胸脯，树丛的绿色鬃发婀娜多姿地垂挂其间。普肖尔河在欣喜欲狂的时刻，当忠实的镜子艳羡地映出她那充满傲气和耀眼的光辉的前额、姣如百合的双肩和被从头上垂落下来的乌黑发浪围裹的大理石一般光洁的脖颈的时候，当她鄙夷地扔掉旧的饰物，打扮一新，且又无休无止地大耍脾气的时候，是十分任性的，——她每年都要换换环境，选择新的河道，置身于新的不同的自然景色之中。一排排磨坊转动着沉重的机轮，提起宽宽的水柱，使劲地抛撒出去，水花四溅，水雾弥漫，四周响起一片轰隆隆的声响。这时，载着我们已经熟识的旅客的那辆货车已经驶上了大桥，无比瑰丽和雄伟的大河宛如一块大玻璃似的，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苍穹、又绿又蓝的树林、来往的路人、满载瓦罐的货车、水磨坊——全都倒映在水中，底儿朝上地站立着或走着，却不曾坠落到那深蓝色的美丽的深渊里去。我们的小美人望着眼前的景色怔怔地出了神，竟然忘记了一路上嗑个不停的葵花子儿，忽然听到“好一个漂亮的妞儿”的声音，不禁悚然一惊。她回首一望，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桥上，其中一人衣着要比别的人考究些，身穿一领白色长袍，头戴一顶灰色的羔皮帽，双手叉腰，十分神气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小美人忍不住看了看他那张晒得黑黑的但仍然讨人喜欢的脸孔和那双仿佛要把她看透似的火

辣辣的眼睛，心想刚才那句话兴许就是出自他的口里，不由地垂下了眼帘。

“好可爱的妞儿！”穿白长袍的年轻人又夸赞了一句，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只要能亲亲她，全部家当我都愿赔上。可是前边坐着一个女恶魔。”

四周荡起一片哄笑声；可是，慢慢腾腾地走着的车主的打扮漂亮的妻子受到这样的欢迎，很不受用：她那张红扑扑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火红色，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像雨点似地撒落在耍贫嘴的年轻人头上。

“你这没出息的拉纤的，就该去上吊！让你老爸脑袋撞在瓦罐上！该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就该在冰面上跌一跤，爬不起来！到了阴间，让魔鬼用火燎掉他的老杂毛！”

“欸，骂得真凶！”年轻人瞪着大眼望着她说，似乎被出乎意外的、连珠炮似的一阵诟骂弄得不知所措。“这个老不死的妖精，这样骂人不怕烂舌头。”

“我老不死！”这位已过中年而风韵犹存的妇人又接上火了。“不信神的孽种！先去洗净你那脏脸吧！满嘴胡吣的臭小子！我没见过你的老妈，可我知道她准是个下贱货！你老爸也是！你姑妈也一样！我老不死！你这奶臭未干的……”

这时，货车开始下桥了，最后的脏话已经听不清楚；可是，年轻人似乎不想就此罢休，他毫不迟疑，抓起一团污泥，朝她身上摔了过去。真是出人意料，来了个歪打正着：那顶崭新的印花布彩帽立时溅满了污泥，那些喜欢恶作剧的浪荡子弟更加起劲地哄笑起来。打扮花哨的胖妇人勃然大怒；可是货车已经走得很远了，她便把一腔怨怒发泄到无辜的继女和慢性子的丈夫身上，而丈夫对于类似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始终一言不发，冷漠地承受着盛怒的妻子的百般辱骂。尽管如此，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还是

刺刺不休，絮絮叨叨，直到他们来到了近郊的老朋友和教父^①，一个名叫齐布尔的哥萨克家里才住嘴。我们的旅客跟干亲家久别重逢，暂时忘记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谈起了赶集的闲话，同时在长途跋涉之后也要稍事休息。

二

老天爷！集市上什么东西没有啊！车轮、玻璃、焦油、烟草、皮带、大葱、各种各样的商贩……就是口袋里三十卢布，你也不能把集市上的所有东西采购下来。^②

——录自小俄罗斯喜剧

你们想必听说过远处飞流直下的瀑布声：惊惶不安的四郊充满了一片轰隆隆的回响，奇妙而模糊的声响错杂在一起，在你们面前像旋风似地急急驰过。可不是嘛，当你们处身于乡村集市的旋涡之中，你们不觉得整个的人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怪物，在广场和各条狭窄的街道上不停地蠕动、叫喊、狂笑、喧闹么？吵嚷、谩骂、牛鸣、羊叫、马嘶——这一切汇成一片不谐调的噪音。牛群、袋子、干草、茨岗人、瓦罐、女人、蜜糖饼干、各式帽子——一切是那样鲜艳、花哨、杂乱，挤成一堆堆的，在眼前晃来晃去。

① 旧俄习俗，孩子生下来在教堂受洗时认的干亲家（通常为友人），男的称教父，女的称教母。

② 此处原文为乌克兰语——译者注。